

皇朝文獻通考

801.5
B473
(3)

文藝論述之一

近代日本文藝論集

韓侍桁輯譯

一九二九年二月初版 一——三〇〇〇本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付印
一九二九年二月初版

近代日本文藝論集

每册定價六角半

輯譯者 韓侍桁

發行者 北新書局

發行處

上海四馬路中市
北平楊梅竹斜街

北新書局

目錄

編譯者之前言

小泉八雲

生活和性格之與文學的關係……………一

最高底藝術之問題……………三五

文學與國際政見……………四一

北村透谷

厭世詩人與女性……………五五

萬物之聲與詩人……………六九

高山樗牛

文學與人生……………七七

命運與悲劇……………八五

詩人與批評家……………九九

片上伸

生之力……………一〇五

告白與批評與創造……………一二三

生之要求與藝術……………一三一

都會生活與現代文學……………一四一

廚川白村

病底性慾與文學……………一四七

文學與性慾……………一六七

演劇與觀客.....一七七

東西之自然詩觀.....一八三

林癸未夫

文學上之個人性與階級性.....一九五

平林初之輔

民衆藝術之理論與實際.....二一九

第四階級之文學.....二四一

本國文字

漢字

平假名

片假名

羅馬字

數字

生活和性格之與文學的關係

(一)

文學最主要底三部份是詩歌，戲劇，小說。現在我要論一論那些從事創作的人們的生活，對於這些有什麼關係。這便是我這篇論文的題目的解說。這個問題，對於每一個文學的學生，都是很重要的。無論誰只要想從事創作於這三部份的時候，他必須真誠地問問自己幾個問題，並且還得要有肯定的答覆。假若你不能肯定地答覆，你最好是離開文學——至少在你不能答覆之前。

第一個問題是：我有沒有創作力？這是說你自己能否出於自己的心機用自己的

經驗去創作詩歌，小說，戲劇，而不是只追隨別人的觀念或是有意識無意識地受別人的影響。假若你不能忠誠地答道：『我能』，那末結果你只能成爲一個模倣者。

第一個問題你若能肯定地答覆了，這裏又有第二個問題，也幾乎是同樣底重要。這個問題是：我可能用我生活的全部，或者至少是一部份閒暇的時候，去從事文學工作麼？假若你不能應用你生活的全部，至少你也必須運用你每日生活的一小部份，繼續着一種目的。假若連這一點你都不能的話，你將要覺得文學是一種很難行的路。

但是這裏還剩有第三個問題。就是你自己能有創作力能有時間，下面這一點你也應該決定的：我將要把我每日的生活混雜在社會裏呢，還是生在安靜與孤獨之內呢？這第三個問題，可以按着你創作力的特性而答覆。有些種文學不管作者是樂意或不樂意，他也應該混雜在許多種人羣之內，去觀察他們的舉動，而把實際生活種

種可能的經驗充滿作者的自身。

我想現在基礎是清理了。我們可以開始講到本篇的第二段。

(11)

我在上節提出的幾個連續的問題，現在進而精細地討論。讓我們第一看一看，詩與『生活的行爲』的關係。

詩這種文學，在實際生活裏不必要作家非夾雜在多種的人羣之內不可。正好相反，詩是一種特別需要孤獨的藝術。詩需要最多底時間，最多底靜思，最多底沈默底工作，與人性中只能有的真摯。一個詩人與社會生活接觸的愈少，對他的藝術也愈好；這種事實在任何國家裏的人們都知道的。人們並且知道假若一個青年詩人，特別地被人尊仰被人癡愛，被財富與勢力所侵染，這等於說他是望毀滅底路上奔

走。因爲一個人若對於自身絕對地忠誠，他不能成爲時好的目的物，因爲這絕對是不可能的。詩的藝術需要作家孤獨地住在自己的房裏，像一個和尚般的。我並不是說一個詩人必要像一個隱者或者是其他相類的人。更不是說詩人絕對地不准受家事的煩累。詩人是必須要有家庭的，並且他要想成爲一個好詩人，他還得要明白家庭生活的瑣碎。但是那些所謂社交的娛樂，他不能不拋棄了。在這一點他若失敗了，他在他的詩上也將要有同樣底失敗。

現在讓我們考察考察關於詩底生活的幾種特殊的事實。當然你們知道所謂『詩』並不是說詩句的羅列，無論你把詩句羅列得如何精巧。所謂詩是指着那種因詩句而感動你的心靈的『力』而言的。有一位波斯詩人曾說：『壞人不可以成爲詩人』。這句話裏，是含着無限的真實，雖然有幾個明顯底例外。當然你們會知道許多歐洲的詩人是壞人。不過你們對於這一句話應有相當的條件與限制。舉一個例罷，我想起你們一定立刻就會想起 Byron 來，但是你們要知道，Byron 是被人們誤斷了。那

些對於詩人種種社會底與宗教底批判，你們不能立刻就承認的。真實底事實是這樣子，Byron 被人們誤解了，因此更惹得他往不道德的路上去走。實在地講，Byron 的內性是大量的，是同情的，當他觸到這種內性的靈感的時候，他顯示給我們他的最好底部份。我還可以指出許多詩人來，他們的舉動在表面上看無論是如何的壞，但你仍能找出他們許多底好處。我只知道一兩個詩人，是與這位波斯詩人的觀察不相合的，不過一兩個特例不足推翻這種觀察。在意大利文藝復興的時候，我們可以找出幾個很惡劣底人是享有詩人的盛名。我可以舉 Malatesta 作例，不過我們若察看看這位殘忍惡劣作家的文藝的工作，我們可以知道他那只有成的成績，只是把詩句羅列得最完整而已。完整底詞句，在他的當時是最被人們敬仰的，不過現在我們不那樣地傻了！現在我們知道沒有因為詞句的完整便可以算牠是真實底詩的，並且我們相信那位波斯詩人在可惡底 Malatesta 的情歌中，不會找出真實底詩來。

當然這位波斯詩人所說的壞人，他的意思是以人們的經驗而斷定好壞的。反抗特殊的因襲的人們，我們不必說他們定是壞的。我所謂的壞人，是因為他們的處世是殘忍，無感覺，自私，背德；像這種人，不能作詩人。

全體的講起來，這種基礎底真理是說一個詩人人生來便是詩人的。英國有一句俗語說：『詩人是生來的，並不是造出來的。』沒有因為教育而能造出一個詩人的。英國兩個最有名的大學，每年造出四千多善良底成人，都是受了極有組織底教育。德國大學的成績更好，法國也不壞。但是這些畢業出來的成千成萬的人，有幾個能成爲詩人呢？把歐洲所有的國家都算起來，也不夠半打。教育可以幫助詩人，教育可以增大他操縱文字的力量，教育可以操練他的耳去鑑賞音的美，並且能使他的頭腦感到種種形式的美，但無論如何，教育不能造詩人。只在今日的英國，我恐怕至少也有三萬人能寫出種種形式完整的詩句，但是他們之中連兩個詩人都沒有，因為詩

是與人之性格與氣質有問題的。要想創造出文學作品而能動人類的感情，一個人必

須生來有愛美的力，有偉大底同情，有相當優雅底氣質。真正詩人的氣質，是屬於人性之柔弱一方面的，所以古諺語說：「詩人是半女性的」。我想你們見過這一種人，他們的性質是相當被人們愛慕的，可是心是硬的，對於文學的情感完全是不了解。雖然有幾個例外，一般地講起來，數學家不能作詩人；那偉大底 Goethe，以他有構造的想像力在科學中很有見長，但他只是缺少數學的才幹。顯然是這種道理，心的力是不能造的，除非你把你別的才幹犧牲了。在無論什麼地方，詩人多少總被人們看爲是沒有實生活之力的，他們很少能成爲好底實際家，他們絕不能作那種不動別人之情感的事。他是特別地富於同情，所以他一切的行爲全被感情所動，而不受冷酷底理智所支配，這也便是他們爲什麼常常創出不幸底錯誤來。可是他們能代表出人類中的最高度的情感。假若全世界只被惱人的理智所管束住，恐怕現在的世界更難讓人活下去，現在的世界所以差強人意的，便是因爲尙有些詩人們在提醒與支持着人性的寬大底衝動。這也便是他們被人叫作『僧侶』的原因。

我想現在尚沒有人把日本那種最難支持情熱底力的詩形與西歐的詩的藝術相比較過，當然這樣比較兩國的得失是極難的。但是假若我只講從詩句中表現來的詩，我想你們一定能夠發現出我許多的觀察是不必要的。詩不是必要限於詩形的。有許多底詩是用美麗底散文寫出來的，英國最好底文學作品中，有許多全可以列入散文詩類，因為牠們同樣可以表現出詩句的情熱底效果。現在在無論任何種的文學裏，所以必須要作者所有的時間與所有的能力，也便是因為這種理由，作家的生活是要孤獨的，是要獻身於藝術的生活。

(11)

現在我們轉到小說方面來，所謂小說，連那種可以名爲散文詩的也包含在裏面。到了今天這樣底時代，小說可以說是生活的鏡子了。那些把他的生活與時間獻

身於這方面來的人，他應當怎樣做呢？在這一點我們先停住而先加以形容。

歐洲小說在名義上雖然有了這麼多底派別——古典的，浪漫的，寫實的，自然的，心理的，問題的等等——但我們用不着以這種種底區別來煩擾我們自己，我們只把小說分爲兩類——主觀的，客觀的。小說是想像的繪畫，也是現實的繪畫。我們可以只肯定這其中的那一方面麼？若從藝術底觀察點看來，我們是不能的；因爲事實是與一般鄙俗底意見相反，已往最偉大底小說與戲劇確實是主觀的而不是客觀的。我用不着再提醒你們 Shakespeare 是未曾經驗過，或是看過他劇中的驚人的事跡，我更用不着提醒你們希臘偉大底戲劇家是未曾經驗過他們劇中那種動人心目的事跡的。這是一件可驚底事實，心是比眼更要看得清楚，但這種心是只限於天才的。從藝術底立腳點看起來，我們不能只因爲某種文藝的手法有了偉大底作品，便敢斷定某種文藝的手法是強於其他。將來我們一定可以見到，客觀的方法也將要有同樣偉大底成功。但是爲個人計，爲一般青年作家青年學生計，肯定於一方面絕

對是必要的。認清在那一種方面他的文藝底力是最容易發展，這是一件極重要的事。假若他覺得自己幻想力較觀察力强，他最好用全力向浪漫的工作（Romantic work）去發展。假若他覺着自己的確能利用自己的感覺——觀察的，比較的——他最好像盡責任般地去從事寫實的手法。那末他與文學相關連的生活的動作，也便隨他所選擇的路之不同而決定了。

我曾告訴過你們，小說與戲劇的最高底形式是幻想與直覺的工作。舉一個例，如同 Thackeray 也與 Shakespeare 一樣地未曾經驗過，或是看過他小說中的事實，但他的小說仍比 Bronte 女士的小說強得多了。她所寫的小說倒只是她所聽見過的，所看見過的，所感覺過的。假若不知道這種真實底事實，恐怕你們覺得 Thackeray 比 Bronte 女士是更寫實的。偉大底幻想的工作是比實際的本身還要真實，比客觀的考察之結果還要客觀的。但是我要提醒你們，只有偉大底天才家才能家才能由直覺而達到這一種寫實主義。但無論如何尚有一種不似那樣偉大底小天才，這在